

擘經室集

四

928

7

4



學經室一集卷九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間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
孟子反之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尚利以勉齊梁之君且
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
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
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豪流弊貽
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
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
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
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

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賴有
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
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
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
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
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
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
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
出於老聃之說韓非託之而遽至於大壞釋氏襲之
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

相從以次相序仿臺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爲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爲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卽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卽所謂格君心之非

宋慤將之楚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爲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矢口曰利吾國而孟子所闢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孟子將朝王至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爲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

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爲

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一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

發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

仁得之然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

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

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卽亡也故孟子曰

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至是猶惡醉而強酒

聖賢集一集卷九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至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至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按以上五章言爲政者必以仁仁者三代先王

之道正經界薄稅歛不罔民久行而待時民之

受虐政者必歸之莫之能禦是以大國畏之與

急功近利之術全相反蓋大指全在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至亦終必亡而已

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至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至故曰仁者無敵王請

勿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爲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

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至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至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至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鄒與魯闕至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至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重賦斂好戰陣糜

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菑危憂辱
陷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
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清靜
流爲法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
禮禮爲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爲禮者
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

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韓之原委也故韓非曰
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
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
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國威民治
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
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驩
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
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
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
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卽

暴也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反仁義之說秦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子之流爲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爲蓮社則人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_至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_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相同仁之篆體从人二訓爲

相人偶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也人字亦當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謂合人與仁言之卽聖人之大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卽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今人見孺子尙不忍王見牛尙不忍况相竝之二人哉前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有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不能充此兩能字卽後章折枝是不爲非不能之能後章

推愛牛之恩卽前章充見孺子之心苟能充之推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推之不足以事父母保妻子相合而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謂孟子竝重仁義不知孟子大指以仁爲重義禮智但因四端而並言之卽如此章言四端皆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至

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其性善所以仁爲人心也仁之端於仁見孺子將入井時覘之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盡人所同而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

善最確實之據象紂幽厲縱習爲惡但於仁見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爲善者全以仁字爲馮仁非外鑠求之則得况蒸民之詩足爲先聖相傳仁道之實證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至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按此章言仁具於人心性猶五穀之種穀種須種之方熟仁須爲之方成仁見卽穀初生也穀乃美種可比人之性善莠稗則牛羊之比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至

達之天下

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也見漢書注無與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卽爲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爲聖賢傳心之秘也陽明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畱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一

照皆真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畱卽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親之仁否陽明直以爲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此儒佛相附亦不始於陽明本可不深辯但此命意造語之超妙尙非全是佛氏之言此乃晉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一流人講禮厭繁之後慧遠次宗精講喪服諸禮乃走老聃厭棄周禮據曾子問博習周禮者莫如老子而歸於據道德經厭棄周禮者莫如老子元妙之故輒復擇取清言中自然神理最清遠

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傳會之恣縱之譯爲釋言而昧所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尚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驗證故晉會稽王道子傳曰佛者清遠无虛之神夫清遠无虛非老莊清言而何陽明宗旨直是禪學尙非釋學也

又按佛經大指具見漢四十二章遺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乎妙自晉常山衛道安以彌天俊

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神悟始謂舊

經爲舛

道安乃第一次靜坐達磨爲第二次靜坐

此以晉人乎學入

釋學之始蓋舊經本非舛然必以爲舛方能以

乎學屢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曰自經典

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

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爲背經據此可見

晉宋人以老莊乎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

徒拙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旣與佛圖澄

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乎宗流布分遣弟

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

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續之宗炳
與賈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
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
周續之少從范甯通經窮研老易預蓮社宗炳
富於學識尤精子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
禮入蓮社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賢傳此傳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賢行狀
周續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見陸德明
毛詩音義謝靈運亦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
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
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踵事變本

引人喜入彼道如此此以乎學入釋學而昧所
從來之蹤跡也至于梁達磨直指本心不立文
字大興禪宗則是西域人來中土不耐經卷不
如全埽一切更爲直捷此又遠不及慧遠翻經
之時在彼教中又下一等矣達磨入中土言語
難通亦慧能等傳會而成也故由儒而乎由乎
而釋其樞紐總在道安慧遠之間由釋而禪其
樞紐又在達磨慧能之間後儒不溯而察之所
以象山陽明白沙受蓮社少林之紿而不悟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至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至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至是皆穿窬之類也

按以上三章皆本孔子之言爲居仁由義之訓不忍人不害人不殺一無罪仁之至也

萬章曰牛山之木嘗美矣至惟心之謂與

按此章卽上章求放心之道大指謂仁義爲本心故曰仁人心也若失其本心害人忍人無恥無禮則不成爲人與禽獸無異與仁人也之說不合矣所以言及於操心與存夜氣者仍是責

之以仁非令其於空寂處觀本來面目如釋氏之明心見性也下章言賢者勿喪心在甚於生死之事失其本心在身死不受之事皆非事物未來處也凡此皆以仁義禮智求於心不使放失故離仁義禮智以明心於寂然不動之初孟子七篇中無此說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至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至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按孟子言仁上承堯舜其淵源在此三章虞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卽全是仁道孟子所言親親仁民愛物急先務明庶物察人倫是皆推已及物由近及遠聖賢言仁旣非楊氏之爲我亦非墨氏之兼愛亦非釋氏之慈悲

又按夏商以前無仁字

虞書德字惠字卽包仁字在內

虞書克

明峻德卽與孟子仁字無異故仁字不見於尙

書虞夏商書

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太甲懷於有仁皆古文尙書

詩雅頌

易卦爻辭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恒言而造爲仁字孔子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著於經矣然非始於孔子也元者善之長也一節春秋左傳以爲穆姜之言論語周親仁人亦書之逸文

今在古文泰誓

惟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爲

仁字初見最古者然則仁字之行其在成康以

後乎而其原則分於虞書之德字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至

手之舞之

按此章言仁事親而加以實字實者對端字爲

言蓋惻隱爲仁之端充此端以行仁則孝孝弟爲仁之本君子務本爲急自天子至庶人莫不以事親爲首務舜之事親孔子言孝爲仁本皆是道也實者實事也聖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之於實事非通悟也通悟則良知之說緣之而起矣故此實字最顯最重而歷代儒者忽之惟漢趙岐見之最顯故於孟子言無實不祥特注之曰孝子之實養親是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至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趙岐注最爲詳明質實漢以前直至三代所謂性命者不過如此若謂性命之道過于精微是舍質實而蹈虛乎也論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卽孟子所謂聖人之於天道也此言王者受命等事故不可得聞

趙注曰口

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仁者得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

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
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
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又孟子直謂形色為天性殀壽為天命更明白矣如舍此以別求精
微則入於老釋之趣矣

又按仁於父子為命者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
此舜之命也然而舜不謂之命以自諉必盡心
知性以盡事親之道必至底豫而後已所以謂
之有性也言性命者守定孟子此章及蒸民之
詩左傳劉康公之說則質實可據不必索奧妙
於不可詰之鄉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至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
子之言夫

按此章告子專以義為外而於仁帶說孟子闢
之之後知仁為內矣猶執義外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至然則耆炙亦有
外與

按孟子各章離之不察互校便明今以此章次
於上二章之後可見矣仁之實為事親仁必內
矣義之實為從兄義亦必內也味色聲臭安佚
五者孟子明明斷之曰性也既曰性則明是內

也安得以爲外

君子不謂性也不過勉人安命非真謂非性

此章告

子首曰食色性也此四字原不錯其錯在義外也非內也六字故孟子但力闢義之非外使與仁之實爲事親義之實爲從兄較若畫一告子食色性也之說亦與孟子味色聲臭安佚性也之說較若畫一未之闢也孟子以味色聲臭安佚爲性者乃聖賢之常道人世之恒情聖賢之甘淡泊者乃是知命後儒皆以告子食色爲性之說爲非而攻之其如與孟子前章相刺謬何若必以告子之言無一是則仁內也非外也六

字亦非耶况此章章末孟子詰之曰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是明明以口之於味爲內卽執告子食色性也四字之矛以刺義外也非內也六字之盾曷嘗謂甘食悅色爲非性哉趙岐注本未錯也又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與色尙直謂之性何況味色聲臭安佚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易牙之於味也此一節更爲明顯與告子食色性也四字無異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至四體不言而喻

按此章可見仁之根於心孟子卽以爲性卽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至自求多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按上三章言仁爲人之心術加一禮字爲反求諸己不怨人之說實論語克己復禮爲仁之正傳也

墨者夷之至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至惡能治國家

按以上三章皆孟子闢異端之說充塞仁道也卽農家者流如許行者尙必置辯此時韓非老莊之說尙未興釋氏之言更未起若孟子親見其說之害仁其闢之更當何如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此章所言殺一不辜卽不仁也

又按古人論上等之人又分三等曰聖人仁人智人論語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未智焉

得仁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陽貨曰可謂
仁乎可謂智乎合之孟子此章仁且智夫子既
聖矣則聖仁智三等分明之至矣又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章但
言始智終聖中間尚有仁之一等孟子雖未言
及而實包舉在內蓋有仁而未聖者矣未有未
仁而聖者也此章定是始智中仁終聖也孝經
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終之

閒原有中之一層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至衆人固不識也

按此節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爲仁孟子又許
伯夷伊尹爲聖是古者皆以仁爲聖之次也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至五十而慕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至可謂親愛之乎

燕人畔至又從而爲之辭

按以上三章皆言善處仁道之變而不失爲仁
道

聖經室一集卷十

性命古訓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尙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誥所謂命卽天命也若子初生卽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爲命受於人爲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

性而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爲性也
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
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卽性之
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
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
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

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
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
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
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
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
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
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
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
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
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爲文性命

之訓最爲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無虛障若與呂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爲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爲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卽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卽哲也天道卽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唐李習之復性之說雜於二氏不可不辨也

尙書皋陶謨皋陶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禹

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皋陶曰亦行有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按尙書此篇爲禹皋之訓最古凡商周經義皆從此出愼修身者卽節性之訓所由來思永者

卽祈天永命之訓所由來知人則哲者卽今天其命哲之訓所由來無教逸欲有邦卽孟子不謂安佚爲性所由來五典卽孟子仁義禮智之訓所由來能官人能安民卽孟子知之於賢者聖人於天道之訓所由來天命有德卽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訓所由來日嚴敬德卽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之訓所由來堯舜禹臯陶文武周召孔孟未嘗少有歧異虛高之說出於其間九德凡十八字古訓多矣本無靜寂覺照等字雜於其間

尙書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旣訖我殷命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按以虞夏商周四代次之性字始見於此周易卦辭爻辭但有命字無性字明是性字包括於命字之內也此篇性字上加以天字明是性受於天孟子所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鄭康成注曰王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鄭氏以度訓虞以修教法訓迪率典是也度

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迪率典卽中庸所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典卽虞書之五典也紂自恃有天命逸欲不修身敬德以祈永命所以祖伊言惟王自絕天命也蓋罪多者天以永命改爲不永不能向天責命此祈命之反也性命二字相關始見於此質實明顯易嘗如李習之復性之說自昌黎習之言性道者幾欲自成一子接跡孔孟此則太過故元但舉詩書各經古訓尊而列之比而讀之畧加按語便可共見擬於諸經之義疏已爲僭矣又按周以前聖賢之言皆質實無高妙之旨性之一字始見於此次見於召誥詩卷阿宋王應

麟以爲言性始於湯誥此由不知降衷恒性乃古文尙書也

尙書召誥周公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厯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尙書之虞性節性毛詩之彌性言性者所當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學者遠涉二氏而近忘聖經何也樂記曰好惡無節王制曰節民性皆式尙書節性之古訓也哲愚吉凶永不永皆命於天然敬德修身可祈永命不率典者

自棄其命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是也若誘之命而不可祈豈周公金縢皆作僞哉

尚書洪範箕子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按福極皆通天下臣民言之天下人之福極皆由君身所致皆天性天命也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按此所謂命皆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之天命

修德卽召誥不可不敬德之德命雖自天而修德可求故召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蓋文王之詩與召誥句句相同皆反覆於殷周之天命也

詩大雅卷阿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畋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云彌終也鄭箋云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

按詩三百篇惟此詩三見性字與命字相連爲

文且周易卦爻全無性字可見周初古人亦不
必定於多說性字此詩俾爾云云之文法與天
保定爾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等句相同雖言
性而有命在內故鄭箋兼性命言之且但言無
困病之憂卽是考終福命蓋彌性如洪範之五
福反之卽是六極此周時人所說之性非李習
之所復之性如果李習之所說者爲是何以三
百篇及今文尙書皆絕無其說也

詩大雅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訂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

古人但說威儀而威儀乃爲性命所關乃包言
行在內言行卽德之所以修也於此詩可見其
概德在內而威儀在外故鄭氏箋云賢者道行
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
外有廉隅訂謨定命卽春秋左氏傳以定命也
之定命所以當敬慎威儀也出話有玷不輯柔
其顏則愆于威儀矣不淑慎其行止卽愆于威
儀矣是以威儀如宮室之隅包於外德命在于

內言行亦即在威儀之內行止之不愆在於不
僭不賊而可以為法也古人說修身之道如此
尚書禹曰慎乃在位安汝止即淑慎爾止在止
於至善之止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毛傳云宥寬密安也

按此即敬天命之義寬安非秘密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
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各本皆誤作養之以

福惟漢書律志五行志漢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顏氏漢書注云之往也往就福也不能者敗
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
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弃其
命矣其不反乎

按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即性也即所謂命也
性字从心即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
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
人所受也人既有血氣心知之性即有九德五
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修道

以教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爲威儀威儀所以定
命定如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於
禮樂威儀以就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情於禮樂
威儀以取弃命之禍亂是以周以前聖經古訓
皆言勤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習之之說
以寂明通照復性也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
藐視爲在外最粗淺之事然此二字古人最重
之竊別撰威儀說以明之

威儀說

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

周人言性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
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
見令尹圉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
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
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
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
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

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曰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

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奔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

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尙書書言威儀者二

顧命自亂

千威儀酒誥用燕喪威儀

再稽之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

十有七

汎彼柏舟一見賓之初筵四見既醉以酒兩見鳧鷖在涇一見民亦勞止一見

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三見天生蒸民一見瞻仰昊天一見時邁其邦一見思樂泮水一見

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慎爾出話無不柔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慎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卽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穆穆敬明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永永卬卬四方爲綱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靡不有孝自求伊祐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

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
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
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
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卽所
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
璋令聞令望四方爲綱此亦卽鳬鷖威儀爲四
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
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
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
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
毫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
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左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
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按此言知天命在利民爲大不以一己吉凶之
命不利民

春秋莊公元年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按以道者天道也

周易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

按情發於性故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許氏之說古訓也味色聲臭喜怒哀樂皆本於性發於情者也情括於性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爲對故詩燕民鄭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

也鄭氏解詩之物則蓋言性而兼括情也鄭氏之說亦漢以前古訓也易曰旁通情也禮運曰講信脩睦謂之人利易曰利者義之和故文言以利屬情以貞屬性也

周易乾象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按此卽所謂天道也性命皆由天道而出出之者天也王者受天命而正性臣民庶物亦各正性命也周易於命字內加出性字自此象始荀悅申鑒雜言篇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按荀氏之說漢以前古訓也

周易萃彖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按此卽孟子所說聖人之得天道王天下也

周易繫辭傳樂天知命故不憂

按此言易筮至神筮者樂天知命無六極之憂卽孟子所說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論語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道同

周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善卽元也故尙書曰惇德允元成之者性卽孟子所說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易繫辭傳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按此言易行乎天地之中天地能成人與萬物之性人能自成以性卽所謂成之者性也存存存在也如孟子所說存其心養其性也道義由此而入故曰門也此與老子衆妙之門不同

周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將以順性命之

理

按理卽禮記樂記天理滅矣之理性命卽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之性命聖人作易通天道故窮理盡性以至命也

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

按此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於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

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孝經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如果李習之所說復性爲是何以孔子孝經論語中無此說也孔子教顏子惟聞復禮未聞復性也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按孔子最重知天命知天命無所不包孟子性也命也兩節卽知命之傳也孔子所知之天命卽孟子所說之命也孔子不得位不能以禮義施於君臣且不得久居人國以禮敬施於賓主

能知賢而不能達善不能得天道故世無用孔子者孔子所以不能爲東周孔子年至五十知之定矣

又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

得爲君子乎按此亦漢人之說專言德命未言祿命然皆爲孟子兩節所包矣又孔子曰畏天命亦此義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按史記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真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此性字連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卽關乎天道此天道卽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

之天道也卽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
聖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孟子以性命
多互說之其道乃顯孟子受業於子思所謂微
言大義者其在斯乎子貢曰不可得而聞乃歎
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真不聞
也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

按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
也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

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

詩深則厲淺則揭鄭箋云以水深淺喻男

女之

才性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

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
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
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
哲此言甚顯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
凶有智必有愚周公曰旣命哲者言所命非愚
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
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誥
之言無少差謬學者曷不引以證之

古人言人性之上者

日哲曰智皆與愚字相對相反絕未言及靈字
言靈者道家之說也說文靈為以王事神或从
巫故靈為神靈之稱在神則是美稱在人則是
惡稱故曾子曰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陽之精氣
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夫
惟靈修之故也毛詩之靈臺靈沼靈雨禮記之
四靈皆兼神靈之義周書謚法極知鬼神曰靈
故莊子則陽注曰靈即無道之謚也自莊子
天地始有大愚者終身不靈之語使靈字與愚
字相對而相反晉人談者喜此字虛明妙覺
勝于言哲言智于是古文尚書泰誓始有惟人
萬物之靈之語自有此語學者初而讀之長而
習之忘其本矣是以劉孝標辨命論全是乎學
有聖人言命以窮性靈之語不知莊子心靈本
是乎學故莊子德充符曰不可入于靈府庚桑
楚曰不可內于靈臺注曰靈臺者心也故以心
靈為學者自莊子始而釋家明鏡心臺之論實
襲之于莊子釋襲于莊可也儒轉襲于釋不可
也又按韓文公原性篇謂孟子性善之說得上

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為性惡也然
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如以
性善為非則蒸民之詩物則秉彝之古訓不足
式矣况名詒所謂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今天
其命哲正是孔子上智下愚之分有哲即有愚
哲者愚之對子魚楊食我等天命下愚而更習
惡也
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不幸短命死矣 亡
之命矣夫

按此皆明以生死富貴為天命以孟子性也命

也兩節合之則正變各義無不備矣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卽所以爲性性卽所以爲命與孟子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

子一步不失也修道之教卽禮運之禮禮治七情十義者也七情乃盡人所有但須治以禮而已卽呂誥所謂節性也若以性本光明受情之昏必去情而始復性此李習之惑於釋老之說也不覩不聞卽不愧屋漏之說也非如釋氏寂靜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未發之中卽禮記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卽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中者有形有質有血氣心知特未至喜怒哀樂時耳發而中節卽節性之說也有禮有樂所以旣節且和也天地位萬物

育卽周易所謂各正性命也

禮記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按中庸此節性教卽申言首節之性教也所謂至誠者祇是由治民獲上信朋友順親以至反身明善而已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有子妙靜明之道也所謂明善者則祇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事著力實地而來

一事不實弗措非虛靜而專明心也雖愚必明言明善也自誠明謂之性言智人率性不待教也卽孟子所謂有性焉之命也自明誠謂之教言愚人受教能節性也卽孟子所謂有命焉之性也非如李習之所說覺照而復性也儒釋之分在乎此

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按鄭氏注曰德性謂性至誠者卽孟子所說有性焉之性名誥既哲又節之性也道問學卽修道之教卽學問思辨行也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按此所謂七情卽包在孟子所說性也之中所謂十義卽包在孟子所說命也之中而孟子所

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卽是此篇以禮治之之道心之大端治之必以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可以靜觀寂守者也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按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時言之樂卽外感之至易者也卽孟子所說耳

之於聲也性也孟子所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卽樂記反躬節人欲之說也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旣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敎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爲性也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若惟以靜明屬之於性必使說性中本無欲而後快則此經文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離性而自成爲欲也記又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此亦言哀樂喜怒

愛敬乃樂音之哀樂喜怒哀敬非人性之哀樂喜怒哀敬先王以樂之哀樂喜怒哀敬感人性情之哀樂喜怒哀敬也竊釋氏之言者必願拒六者於性之外尊性爲至靜至明至覺無情無欲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又按周易繫辭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節所言乃卜筮之鬼神處於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之處因人來卜筮感而遂通非言人无思无爲寂然不動物來感之而通也與禮記樂記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爲

音樂言之者不相牽涉而佛書內有言佛以寂靜明覺爲主者晉唐人樂從其言返而索之於儒書之中得樂記斯言及周易寂然不動之言以爲相似遂傳會之以爲孔孟之道本如此恐未然也

又按易此節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言神道在易筮之內寂然不動凡有人來筮者能因人感而知天下之故所以易道爲天下之至神非說儒者之身心寂然不動有感遂通也否則天下至

神雖周孔不能況一介儒士乎李習之之言性以靜而通照物來皆應試問忠孝不能說在性之外若然則是臣子但靜坐無端倪君來則我以忠照之父母來則我以孝照之而我於忠孝過而曾無畱滯試思九經中有此說否禮記樂記則性命不同矣

按此言君臣貴賤羣類不同各有性命卽名誥所說罔不在厥初生亦卽詩所謂實命不同也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按此血氣心知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感起物而動卽中庸喜怒哀樂之既發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

禮記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

按此節性卽書名誥所說之節性亦卽中庸修道之謂教也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按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

古人造此字時卽已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驟闢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據其答應之然字而以羽雪至犬牛人之性不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闢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

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得其中

也

按告子言性杞柳湍水矢口卽誤者因不能得
詩書言性之傳而但習滑稽之辨也孟子最深
於詩書得孔子子思之教故言之最質實無差
謬也告子此章食色性也四字本不誤其誤在
以義爲外故孟子此章惟闢其義外之說而絕
未闢其食色性也之說若以告子食色性也之

說爲非然則孟子明明自言口之於味目之於
色爲性矣同在七篇之中豈自相矛盾乎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
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
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
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
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
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
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
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

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按天生民有物有則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卽性善也孟子性善之說以此詩爲據故如山嶽之不可撼搖性善之說始於詩不始于孟子告子等坐不習詩教耳凡言性命

者舍五經質實之言而別求高妙未有不誤者好是懿德卽洪範所說攸好德有物有則卽春秋左傳劉子所說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孟子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按聖賢言天命有一定者不貳卽一定也然命雖不貳而可修可祈修身之說卽召誥所說德之用祈天永命也修身卽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也養其性卽召誥所說節性也

孟子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

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按孟子此節言性命乃聖賢至周密至質實之道易曰各正性命天正性命以與人人必正性命以事天乃所謂知命乃所謂盡性卷阿天保定福祿固正命也然邾子利民而卒亦知命正命也比干諫而死伯夷叔齊餓而死亦正命也顏子短命曾子啓手足亦正命也皆盡道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此道也道以忠孝爲本比干夷齊不死是不忠曾子手足

有傷是不孝盡其道則盡忠孝秉夷物則之道也曾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墻之類也

孟子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按此形色趙岐注以體貌言之尙書洪範五曰考終命五曰惡鄭康成亦如此說此漢以前經師相傳之舊說也

孟子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按趙岐曰性之性好仁自然也

孟子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漢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

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乃孔子言性與天道之大義必得此性命兩節相通相互而言之則五經性命之古訓無不合矣晉唐人嫌味色聲臭安佚爲欲必欲別之於性之外此釋氏所謂佛性非聖經所言天性梁以後言禪宗者以爲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乃見性成佛明頓了無生試思以此言性豈有味色此與李習之寂照復性之說又遠與孟子之言更遠惟孟子直斷之曰性也且曰君子不謂性則名誥之節性卷阿之彌性西伯戡黎之虞天性周易之盡性禮記中庸之率性皆範圍曲成無不合矣趙岐謂仁施父子義施君臣者如武王周公爲子周公召公爲臣此命之得以仁義施者也命也亦性也若以舜爲瞽瞍之子比干爲紂之臣此處變不得以仁義施者也亦命也然有性焉仁義存乎性舜必以底豫而

修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舜與比干不諉父頑君虐於命也禮敬施於賓主如孔孟適各國終無所遇聖人得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天下孔子不得爲東周衰不夢周公此各正其道以盡性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者正命卽變者亦正命也皆所以事天也

按唐李翱復性書曰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性本無有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

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弗慮弗思情
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
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寂然不動邪思自息
惟性明照情何所生 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
誠之明也 誠者定也不動也 昔之注解中
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
我以心通者也 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
之能復其性也 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按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實而易於率
循晉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虛而易於傳

會習之此書是也尚書毛詩無言不實惟周易
間有虛高者然彼因言神明陰陽卜筮之事是
以聖人繫辭不得不就易道以言之中庸一篇
與易道相關者多

惠氏定宇中庸
注全歸入周易

故言亦或及

於幽明高大之處然無言不由實事而起與老
釋迴殊樂於虛者見易中庸之內寂然不動誠
則明等語喜之遂引之以爲證又因禮記人生
而靜孟子先覺等語喜之遂亦引之爲證不知
已入老釋之域矣按周易寂然不動乃言卦爻
未揲之先非言人之心學也誠則明者乃治民

獲上信友順親之事明善者乃學問思辨行之
事亦非言靜寂覺照也人生而靜言尚未感物
非專於靜也先覺覺民如詩之牖民孔易非性
光明照也此不可誣改聖經以飾釋典者也至
於釋典內有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
稱也其道虛乎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
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爲而居不爲之域處
言教之內而止無言之鄉寂寞虛曠強名曰覺
翻譯大論佛燭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有感斯應
體常湛然形由感生體非實有魏書釋老志自性本

覺詳見於實相經

白居易

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

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

翻譯名義

佛者西

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

傳錄

以上各釋氏之說皆李習之復性之說所由來

相比而觀其迹自見蓋釋氏見性祇是明心不

但不容味色聲臭安佚存於性內卽喜怒哀樂

亦不容於性內甚至以不生情爲正覺性明照

則情不生然則易文言明以利貞爲情性矣又

言六爻發揮旁通情矣然則情可絕乎性待復

乎恐未然矣

又案釋氏所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性字似具虛寂明照淨覺之妙此在梵書之中本不知是何稱名是何字樣自晉魏翻譯之人求之儒書文字之內無一字相合足以當之者遂拈出性字遷就假借以當之彼時已在老莊清言之後蓋世之視性字者已近於釋老而離於儒矣

晉謝靈運詩云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王康琚詩云矯性失至理

六朝人不諱

言釋不陰釋而陽儒陰釋而陽儒唐李翱爲始魏收所云虛靜通照湛然感應者此明說是佛性不言是孔孟之性不必辯也李翱所云寂然靜明感照通復者此直指爲孔孟之性不得已不辯也象山陽明更多染梁以後禪學矣

又案寂然靜明感照通復以此爲事可以鍊身體可以生神智可以爲君子可以爲高士可以爲名臣可以守廉介可以蠲嗜欲可以澹榮利亦有用有益也然以爲堯舜孔孟相傳之心性則斷斷不然

聖經室一集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兩漢學行醇實尙近于春秋列國之時漢末氣節甚高黨禍橫決激而爲放達流而爲老莊爲禪釋宋儒救之取學術中最尊者爲性理至明儒學案紛紛矣惟考列國時孔曾游夏諸聖賢及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孝經論語者皆爲處世接物之庸行非如禪家遁于虛無也卽如仁義禮讓孝弟忠順等語與孝經各章事事相通語語相合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語實爲聖門微言蓋

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爲切實正傳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于春秋學行尙未大爲發明本部院拙識所及首爲提倡諸生如不鄙其庸近試發明之以成精舍學業焉

石刻孝經論語記

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孔子之學於何書見之最爲醇備歟則孝經論語是也孝經論語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於虛推極帝王治法而皆用乎中詳論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歸於實

所以周秦以來子家各流皆不能及而爲萬世之極則也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謨而弟子之首推者曰顏曰曾顏子之學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何朝覲聘射冠昏喪祭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詩書卽文也禮也易象春秋亦文也禮也其餘言存乎大學中庸諸篇大學中庸所由載入禮經者以此其事皆歸實踐非高言頓悟所可掩襲而得者也曾子之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政實行故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歟孝經之學兼乎君卿士庶以及天下國家曾子十篇皆由此出其實皆盡人所同之庸行忠恕而已故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四其未能一焉所謂一貫者貫者行也事也言壹是皆身體力行見諸實行實事也初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之訓行事見于爾雅漢書與仍舊貫無二解也若謂性道之學必積久之後而頓悟通之則孔子十五志學以後學與年進未聞有不悟之時亦未聞有頓悟之日也顏

曾所學於孔子者如此其餘諸賢可以類推之然則集古聖大成之道者莫如孔子傳孔子之道最近而無偏無弊者莫如諸賢孔子諸賢之言所載之書莫如孝經論語然則今之孝經論語儒者終身學之不盡太極之有無良知之是非何暇論之古本孝經不可見惟漢石經論語殘字廐有存者金匱國子監學生錢泳好學善隸書敬書孝經論語二經刻之石且博訪通人定其隸法文字泳刻將成欲歸其石於曲阜孔子宅樹石於壁以貽後之學者屬元記之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十三經義疏周禮可謂詳善矣賈公彥所疏者半用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贍所考證者多在九經諸緯而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讀之異同漢制之存亡漢注之奧義皆未能疏證發明之我朝惠牛農先生家傳漢學所著禮說十四卷實足補賈氏之所未及此書雖經鏤板而行世甚少余于丁未年在京師廠肆購得一帙反覆讀之服其精博無比後爲友人借去未歸至今深憶之戊午夏吳縣友人江貢廷持一帙見示則上海彭純甫所新刻本余喜插架之可備且一時同

學皆得讀之也因爲序之余昔有志于撰周禮義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宦轍鮮暇惜難卒業如有好學深思之士據賈氏爲本去其謬誤及僞緯書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者加以惠氏此說兼引近時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田諸君子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之成似可勝于賈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彭君家貧好古多讀書聞此書之刻貴皆出館穀何其賢也

胡拙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元幼學易心疑先後天諸圖之說庚子得毛西河先

生全集中河圖洛書原舛篇讀之豁然得其源委友人歛凌次仲廷堪謂元曰子知西河之辯易未見吳興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尤詳備也元識之求其書不可得繼在京師見

四庫館書目錄之曰其書一卷辨河圖洛書二卷辨五行九宮三卷辨參同契先天圖太極圖四卷辨龍圖易數鉤隱圖五卷辨啟蒙圖書六卷七卷辨先天古易八卷辨後天之學九卷辨卦變十卷辨象數流弊引据經典原原本本于易學深爲有功元向往益切丙辰視學至吳興始求得讀之蓋距所聞已十六

年矣媿聞道之甚遲喜斯編之未泯亟命其家修板刷印廣爲流傳以貽學者因竝識其事于篇首至其辨圖大畧則萬季野先生敘言之已盡茲不贅論

漢讀攷周禮六卷序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言韻者多矣顧詩三百篇人人讀之而能知三百篇之韻者或未之有也說文解字一書人人讀之而許氏全書之

例未之知則許之可疑者多矣訓詁必宗漢人漢人之說經傳也或言讀爲讀曰或言讀如讀若或言當爲作義疏者一切視之學者概謂若今之音切而已其誣古不亦甚哉

聖朝右文超軼前古淳氣鬱積金壇段若膺先生生於其間肇摩經籍甄綜百氏聰可以辨牛鐸舌可以別淄澠巧可以分風擘流其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可得而言也其言古音也別支佳爲一脂微齊皆灰爲一之咍爲一職德者之之入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者脂之入陌麥昔錫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陳隨

有韻之文無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刪近脂九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條貫此先生之功一也其言說文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其形從某某聲者古形也云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引經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商書曰至於岱宗柴詩曰祝祭于鬯說之之本義也如商書曰無有作政周書曰布重莫席說假借此字之義也有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艸木麗于地說

麓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豐從宀豐之意易曰
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倒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說庸
從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說古音者如廢讀若詩施古
滅滅奔讀若子違汝弼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說
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經傳無不
可通之處矣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漢讀攷敘例謂
讀如主於說音讀爲主於更字說義當爲主於糾正
誤字如者比方之詞爲者變化之詞當爲者糾正之
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爲必易
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

讀如無讀爲說經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
言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
得醒不至如冥行摘埴此先生之功三也蓋先生於
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
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爲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
善爲之法又可知而一行作吏卽引疾養親食貧樂
道二十年所矣其諸所得於已者深歟先生說經之
書尙有毛詩訓故傳微毛詩小學古文尙書撰異皆
深識大源不爲億必之言行將盡以餉學者云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元居在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興化顧進

士文子

九苞

李進士成裕

惇

劉廣文端臨

台拱

任侍

御子田

大椿

王黃門石曜

念孫

汪明經容甫

中

皆耳

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丁未戊申閒元在京師見任

侍御相問難爲尤多侍御卒後所著弁服釋例傳之

弟子山陽汪祭酒瑟葦

廷珍

蕭山王進士晚馨

紹蘭

從祭酒手錄以歸其兄進士穀塏

宗炎

亦邃於經爲

吳會宿儒乃手校訛舛寫以付梓問序于元元謂侍

御早年以詞學名世繼乃專研經史與修

四庫書書之提要多出其手所輯呂忱字林漢衣釋

例諸書已付刻茲祇釋弁服所用之例以五禮區之

凡百四十餘事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訛燦然經緯

畢著矣侍御吾鄉先進也瑟菴晚馨吾友也今得穀

塏校成之學者傳習不墜元序之奚敢辭

張皋文儀禮圖序

儀禮圖六卷張編修惠言之所述也編修字皋文武
進人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
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方以學問

文章受知于

朝不幸早卒子舉于鄉與編修爲同榜其舉進士乃子總裁會試所取予知之也久故序而論之編修幼孤家至貧母姜孺人撫以成立及長修學立行敦禮自守性剛而廉貌若和易而中不可干其爲人勤于事親友于弟睦于族嫻鄉之善士無勿友也與人審而後交交者必端凡爲其友者無不稱之敬之其爲學博而精旁撿百氏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居母孺人憂喪祭法儀禮爲時所推嘗遊京師大名杭欽間及官京師弟子先後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其所著有

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辯儀禮圖說文諧聲譜墨子經解握奇經正義青囊天王通解及文集四編詞一編凡十六種編修旣精治易禮所著以周易虞氏義儀禮圖爲最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予已刊行之惟儀禮圖六卷今年春始得于武進董君處見其手錄本董君名士錫編修之高弟子卽編修之女夫也因屬董君校寫刻之于板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後儒以進退揖讓爲末節薄之不

講故言朝則昧于三朝三門言廟則闇于門揖曲揖
言寢則眩于房室階夾言堂則誤于楹間階上辨之
不精儀節皆由之舛錯而不可究非其蔽歟宋楊復
作儀禮圖雖禮文完具而位地或淆編修則以爲治
儀禮者當先明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

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
事按而讀之步武朗然又詳考古凶冠服之制爲之
圖表又其論喪服由至親期斷之說爲六服加降表
貫穿禮經尤爲明著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
叔孫通爲綿蕝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

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
書非卽徐生之頌乎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南城王君實齋

聘珍

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

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于后倉各取孔壁
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傳語
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于古記非古
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
戴所哀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于
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

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塢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無南人浮競之習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于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已所校者衡量之加以弃取別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貢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

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眾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旣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奧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

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奭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

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
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
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
志通公羊往往爲公羊疾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
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汭最爲近正何氏體大思
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
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
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
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
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

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
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
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
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
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
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
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
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
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

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據閒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是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

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懼春秋之失惜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爲聖門之甥陋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已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已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

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踪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

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豈如朝立一旨暮卽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

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剪裁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

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

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序于桂林行館

孔檢討

廣森

大戴禮記補注序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

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翼軒乃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虔得觀是書編修之弟廣廉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曾治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焦里堂

循

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

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皆于衆說分隲羣言咀晤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初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合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歛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

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次仲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次仲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於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藁本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無以益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

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

與臧拜經庸書

皋陶謨撻以記之以下七十四字或疑亦僞孔所增由淵如觀察暨足下所說推之元竊未敢定也蓋所以疑之者其大端有五一則史記夏本紀敘此經文于侯以明之下直接禹曰兪無此七十四字也一則馬鄭逸經注絕無此七十四字注也一則說文引撻以記之爲周書也一則鄭注鄉射取扑但引尙書扑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也一則公羊疏稱敷奏以言三句爲逸書也按史記引尙書本有刪節之處不獨

此七十四字爲然卽如皋陶謨一日二日萬幾天敘有典等二十餘句亦未引之故史記所未引未可以爲本無此七十四字之確據僞孔但能割堯典爲舜典割皋陶謨爲益稷無他技也舜典首二十八字并僞孔亦不能造直至姚方輿始僞獻于朝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如果僞孔增出七十四字當年朝議無論是之非之但必有及之者六朝以來不容絕無一語及之也馬鄭逸注或有或無本難深據况其存者多出史記注中今史記旣無此段書文則注亦因之而佚矣說文撻古文遽引周書遽以記之段氏若膺已

謂从虎乃从支之訛周乃虞之訛既可訛支爲虎寧不容訛虞爲周也元且謂摩卽虞字上半所由致誤也儀禮鄉射經文但有扑字本無撻字鄭之但引扑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宜也公羊何休學引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是虞書而徐彥疏誤爲逸書如果逸書一語出自何氏尙有可疑若徐氏直刊本之誤耳春秋繁露潛夫論皆漢人之書其引車服有庸皆連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二句若以此二語爲說堯典者之詞亦無確據且僞孔苟作僞則輦服賦納頗見新異曷不用之而反用誰

代疇用庶代試也其餘小節不必置詞惟此五疑究無確據經文至重未敢輕議且俟異日或者再有所考見何如

與洪筠軒

頤

論三朝記書

孔子三朝記七篇與論語並重今世以其文字艱深莫之學夫孔子之言之存于世者無多豈可不發明以觀聖道哉今子注之甚善余紬繹之有疑而爲解之者爲子列之千乘篇記曰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元謂易事謂變易政事假名謂假人名器重食謂增食采邑此皆指魯三家之樊記曰立有

神則國家敬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記曰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媿元謂誘讀如吉士誘之誘誘進也君子卽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爲姦此記文八節與周禮秋官士師八成相應此一節屬周禮邦汭汭當讀爲媒妁之妁由記文推之可見鄭司農注周禮爲斟酌刺探尙書事之誤此邦汭如今律之姦律周禮列在賊盜之前三朝記列在盜之後賊之前甚明晰也四代篇記曰如艾而夷之艾讀如刈斷草也夷平也虞戴德篇記曰黃帝慕修之慕乃纂字之訛纂繼

也記曰開施教于民由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開字屢見皆啟字漢人避諱所改也小辨篇記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元謂順與訓通卽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少閒篇記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戮當爲句不得以疾死死當爲句故字屬下以千乘篇亦有民不得以疾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凡此數事致之子以爲何如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

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翫縷者也易之爲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擗摭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尙書之比

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攷證而已臣元於周易注疏

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爲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尙書十五卷今字尙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尙書音一卷是隋以

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斲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觀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旣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

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尙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

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尙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臣復定其是非且攷其顛末著於簡首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

詩則宋以前尙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

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鈔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

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爲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祔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既定而大義乃可言矣

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
旨臣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闕
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更屬武進監生臧
庸蒐校各本并及陸氏釋文臣復定其是非凡言周
制言漢學者各有藉於此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
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
蔓詞意鬱轡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
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
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

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
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
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
疏舊有校本奉

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
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
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
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
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
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

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塵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

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旣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

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贗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臣舊校本及新得各本攷其異同臣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

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顏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鑄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

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鑄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卽以此本徧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異然不同然亦間有可采者臣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謁正錢塘監生

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摺撫共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繇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今傳焉子都爲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

宏序僂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謚例公羊傳條例尤達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爲乖舛大體非過毀也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氏漢後人爲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

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臣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臣爲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爲是學者俾得有所考焉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

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竝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佼爲秦相商鞅客執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麋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僂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

得以捃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
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秩今所傳本未審合并於何
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卽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
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爲穀
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紛錯出學
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焯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
注殘本宋單疏殘本並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
寶貴臣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
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臣
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

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
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
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
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
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讎其同異暇
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
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卽存不過如
尙書之僞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

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
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
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摭撫以僅存而當
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
舍是固無繇闕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臣元
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竝文苑
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臣復親酌定
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邨書塾鈔
不讀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

精審而從前古注之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攜拾之若
近日寶應劉王鑒武進臧庸皆采輯成書可讀邢昺
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綽唐人語爲之近者翰林學
士邵晉涵改弦更張別爲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
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譌
舛日多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

元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
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宋槧爾雅
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
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臣復定其

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上中下三卷後之讀各分上下卷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最詳仍別爲校訂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岐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削於十三卷自稱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弃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

已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誣正
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
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
也賴吳寬毛扆何焯何煌朱奩余蕭客先後傳校迄
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錢版於是經
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
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臣爲
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
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
篇叙旣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

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
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
莫能舍是矣

福謹案是書及序皆呈進蒙
收覽尙有進呈摺子見二集

第35752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5

4

卷	一
三	三
廣	立
人	姓
秋	世

官

